

濟群法師

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

- 【一· 佛教與哲學】
- 【二· 佛教與文學】
- 【三· 佛教與藝術】
- 【四· 佛教與民俗、道德】
- 【五· 人生的幸福】
- 【六· 空的智慧】
- 【七· 結說】

2002年11月5日，濟群法師應邀為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及碩士生作了題為《認識佛教》的講座。本文根據錄音整理。

對多數沒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觸過佛教的人來說，佛教似乎離現實生活非常遙遠。事實上，佛教在中國產生的影響遠不止信仰範疇，還涉及文化、生活等各個領域。1998年，佛教界舉辦了“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”的紀念活動。作為一種外來宗教，佛教在中國經過兩千年的傳播，早已和本土文化水乳交融、密不可分，成為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關於佛教傳入的時間，早期多認為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。其後，學術界經過進一步考證，提出傳入時間應為西漢漢哀帝元壽元年（公元前2年），這也是教界目前一致公認的。

【一、佛教與哲學】

中國文化史上，雖在春秋時期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盛況，但漢魏之後，真正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的，主要是儒釋道三家。

如果我們不了解佛教，就無法全面認識中國文化。比如魏晉玄學，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響。般若典籍談空說無，正是玄學崇尚的境界。所以在南北朝時期，般若經典的翻譯及弘揚成爲熱潮。而隋唐哲學的內涵主要是佛學，如果離開佛法義理，隋唐時期的哲學史幾乎是一片空白了。

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較富有生活氣息，發展至宋明理學，將重點落實爲心性。關於心性的內容，正是中國哲學的薄弱之處。雖然《孟子》及《易經》有所涉及，但總體較爲單薄。而佛教的大小乘經論，對心性都有豐富且深入的闡述。需要說明的是，佛教對於心性的認識，不僅在理論上深入剖析，更體現在具體修證中。尤其是禪宗，特別重視對心性的探究。因而也有人說，宋明理學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，表面爲儒家，內涵却是

佛家。且不論宋明理學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，其深受佛教之影響，則是不爭的事實。

及至清末民初，譚嗣同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楊度等維新人士，以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的大無畏精神推動改革，救亡圖存。雖然他們的改革失敗了，但志士們的精神却影響了數代國人。而在他們的哲學思想中，又有相當部分是源于佛學。譚嗣同的《仁學》受華嚴及唯識思想的影響，開卷即是“凡為仁學者，于佛書當通《華嚴》及心宗、相宗之書”，以“仁為天地萬物之源，故唯心，故唯識”。康有為的《大同書》則受到佛教無我思想的影響，立志打破社會各階級的界限。

縱觀中國哲學史，佛教始終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。胡適先生早年曾撰寫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，及半便不了了之，原因就在于他當時還不了解佛教。其後，他也開始研究佛教，并收集了很多禪宗方面的資料。盡管他的考證未必為教界普遍接受，但也從中反映了他對佛教的重視，及佛教對中國哲學的深遠影響。

佛教淵源于宗教和哲學特別發達的印度，具有豐富的哲學內涵。在印度，從早期的《奧義書》到六派哲學、佛教思想，充分體現出宗教與哲學一體化的特點。《奧義書》既是一部宗教經典，也是一部哲學名著。叔本華對《奧義書》的評價是：我得到此書，生前可以安慰，死後可以安息。根植于印度的文化傳統，佛教也形成了深廣而嚴謹的哲學體系。傳入中國後，祖師大德分別根據佛教典籍中的部分思想，建構了不同的修學體系。如果從哲學角度研究，也可將華嚴、唯識、天臺、三論等宗派稱為華嚴哲學、唯識哲學、天臺哲學、中觀哲學。

近代以來，尤以唯識哲學在學界的影響為最。民國年間，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，專門研究法相唯識。梁啟超、熊十力、梁漱溟等許多著名學者先後在其門下受教。當時，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，主要從佛教的角度進行介紹，開高校講授佛學風氣之先。其後，熊十力也曾到北大開講唯識。從正宗的唯識

思想來講，熊十力屬於離經叛道之列。因為他又走回了宋明理學的老路，成為現代新儒學宗師。他所撰寫的《新唯識論》，吸收真常唯心的思想，對唯識理論重新詮釋。此書甫經問世，便引起支那內學院乃至整個佛教界的批駁，出現了一系列破《新唯識論》的文章。

唯識的哲學思想非常豐富，對精神現象和潛意識的分析尤為深入，且着重探討認識與存在的關係，主要思想可歸納為兩點：其一，我們認識的對象沒有離開自己的認識；其二，我們認識的對象是由自己規定的。唯識思想和海德格爾、胡塞爾的現象學有許多相通之處，所以現在有不少學者在從事唯識學和現象學的比較研究。唯識學立足于世界觀和本體論，建構了豐富的哲學體系，其理論多根據因明的規則建立。而因明的結構較之西方形式邏輯更嚴密，所以唯識學的整個建構非常嚴謹。

【二、佛教與文學】

佛教對中國文學影響也十分廣泛。佛經浩如烟海，僅《大正藏》便收錄了一萬多卷。佛教中的許多經典，如廣為流傳的《金剛經》《維摩經》《法華經》等，即使單從文學角度來看，也堪稱傳世力作。

佛經展現的時空觀更是國人聞所未聞的。中國人的時空觀比較窄，正如莊子所言，“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”。而佛經闡述的時空，則為我們展現了磅礴的氣勢。在《維摩經》中，維摩詰居士示疾，佛陀派弟子前往問候。其居處雖僅一丈，但數百人進入後并不感到擁擠，房間也未曾變大，這就是佛法所說的不可思議的境界。捨利弗進屋後轉念：衆人前來探病，却連坐處也沒有，當于何坐？此念方起，維摩詰便詢問文殊菩薩：您游于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，何處的座椅最為殊勝？文殊菩薩答言：距東方三十六恒河沙國，有須彌相佛國，那裏的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，莊嚴美妙堪稱一絕。維摩詰便示現神通之力，即刻運來

三萬二千獅子座安放于丈室之內。佛經中的敘述是以整個宇宙為舞臺，以無限時空為背景。對於不信佛的人來說，或許祇是當作神話看待。即便如此，它那開放的想象，也從另一個角度極大拓展了國人的思維。

佛教典籍的體裁也非常豐富，既有詩歌式、散文式的，也有小說式、戲劇式的。即使不從信仰層面來接受，也可作為文化傳承來學習，所以在傳統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。早在東晉時期，即有十八高賢會集廬山，于高僧慧遠法師門下同結蓮社，共修淨業。及至唐宋，文人好佛之風更盛。著名的王維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劉禹錫、範仲淹、王安石、蘇東坡等，都是虔誠的佛教徒。文學作品代表着作者對世界的觀察、心得及生活積累，同時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，精神信仰的折射。因此，古代的很多文學作品都蘊含着佛理，流動着禪意。如果我們不了解佛教，就很難透徹這些作品的底蘊。

內容，如《西游記》是以唐僧（玄奘三藏）西去印度取經的經歷為題材。學過歷史的同學應該知道，玄奘三藏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之一，對漢傳佛教貢獻卓著。《西游記》取材于這段歷史，創作中自然滲透了許多佛教思想。遺憾的是，經過部分影視作品的演繹，唐僧反而成了孫悟空、豬八戒的拙劣陪襯，未能再現歷史真實。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《聊齋志異》等筆記小說，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思想。至于名著《紅樓夢》中，則為讀者展現了許多極富禪意的詩作。如果對佛教一無所知，勢必無法正確解讀這些作品。

【 三、佛教與藝術 】

佛教對藝術創作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的。佛教的傳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，極大促進了中國雕塑、建築、繪畫藝術的發展。

其中，以雕塑領域最為突出。存世作品中，佛教造像不僅數量眾多，更有着令世人矚目的藝

術價值。如果沒有敦煌、雲岡、龍門、麥積山等衆多石窟中數以千萬計的佛教造像，沒有巍峨梵宇中的諸佛菩薩，雕塑藝術寶庫將減少一半以上的珍藏，中國雕塑史也決不會像今天所看到的那麼豐厚、那麼有分量。

而存世的古建築中，也有相當部分是寺廟建築。如現存最早的兩座唐代古建，均爲佛寺殿堂，即山西的佛光寺大殿和南禪寺大殿。至於古塔，基本都是佛教建築。尤其是那些經典之作，如嵩山嵩岳寺塔、山西應縣木塔、大理崇聖寺三塔、蘇州雲岩寺塔等，雖然風格造型各異，但都是清一色的佛塔。俗話說，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。名山，既因自然景觀而名，亦因人文景觀而勝，而佛教名勝正是人文景觀中的一項重要內容。

中國的繪畫和書法作品，同樣離不開佛教題材。山水畫中，有古寺梵剎、阿蘭若處；人物畫中，有諸佛菩薩、金剛羅漢、高僧大德。而各個朝代抄寫的經書，則在弘揚佛法的同時，爲我們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書法作品。其中，書法大家的抄經

名作便不勝枚舉，如王羲之書《遺教經》、張旭書《心經》、柳公權書《金剛經》、蘇軾書《圓覺經》、趙孟頫書《妙法蓮華經》、林則徐書《阿彌陀經》、歐陽漸書《心經》、弘一大師書《華嚴經集聯》等。此外，敦煌石窟還保存有大量唐人寫經，既是珍貴的佛教典籍，也是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寶藏。

在這些作品中，通過直接書寫佛經或相關題材，體現着佛法的境界和精神。我們知道，中國傳統繪畫的表現方式和西畫截然不同。西畫重視寫實，而國畫重視寫意，逸筆草草，直抒胸臆。“意”就是一種思想，一種境界。作品的品位有多高，主要取決於創作者的思想境界。如果沒有相當的文化和宗教素養，作品如何能有空靈深邃的境界？正所謂“功夫在畫外”。同樣的，如果我們不具備佛學修養，也很難追隨創作者的創作心路，進入那種意境。現代人的心如此浮躁，若不了解作品的背景，如何穿越千百年的時空，領略那番禪意，體會那份超然？

【四、佛教與民俗、道德】

除了對藝術領域的影響，佛教傳入中國以來，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。極盛之時，可謂“家家觀世音，戶戶阿彌陀”。于是乎，佛菩薩聖誕等宗教節日也逐漸成爲社會普遍接受的民俗節日。

其中，尤以臘八節和盂蘭盆會的影響爲最。國人有很強的孝道觀念，但這種孝是建立于倫理綱常之上；而佛教提倡的孝親則着重于報恩，可以說是更究竟的盡孝方式。

此外，國人的很多道德觀念也深受佛教影響，如因果報應的觀念等等。維系社會安定主要有兩種方式：一是通過法律，一是通過道德。在世界各民族中，宗教都是道德建立的基石，以此維系人類社會數千年的文明發展。在阿拉伯國家，依伊斯蘭教建立其道德基石；在歐美國家，依基督教建立其道德基石；在亞洲國家，則依儒家思想、佛教等建立其道德基石。

基本的道德信條其實很簡單，如佛教的五戒，基督教的十誡，是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。社會

雖然在不斷發展，人性却没有太大變化。人類對外部世界展開了種種探索，並有了越來越多的認識，但對自身的生命依然無知。古人存在的問題，今天也一樣存在。人性中的貪、嗔、痴煩惱，和兩千多年前佛陀時代的人們並沒有什麼不同。如果說有什麼不同，我覺得，人性的弱點在今天更為張揚。

從整體來看，現代人的欲望或許比以往任何時代的人更大，也更貪婪。古人崇尚的是哲理，是精神追求；而現代人崇尚的是金錢，是物質享樂。我們知道，哲理代表了智慧，而經濟祇能代表物質的繁榮。此外，整個社會對演藝明星、快餐文化的崇尚，又說明了什麼？祇能說明他們沉迷的是聲色犬馬，這正是古聖先賢呵斥的生活方式。這樣一種價值取向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是反映了思想的倒退而非進步。

宗教戒律是針對人性弱點建立的。古今中外的犯罪現象，無非是殺盜淫妄，不同的祇是犯罪手段有所改變。以刀砍人和以槍炮傷人有什麼不

同？不同的祇是後者殺傷力更大，但不能說明人性有什麼變化。而佛教提倡的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等，就是爲了從根本上消除犯罪現象產生的根源。

或許有人會覺得，建立幾條規範很簡單，任何人或單位都可以建立相應的制度。那麼戒律的特殊性又在哪裏？就在于它有強大的後盾。建立規範很容易，但使大家共同遵守這一規範并不容易。祇有當規範成爲法律時，才會具有一定威力。但法律的作用不可能面面俱到，總有漏洞可鑽。即使法律能發現并制裁所有犯罪現象，但當法律發生作用時，這些犯罪行爲已經對社會構成破壞。更何況，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，還取決于執法者是否公正等諸多因素。而戒律是根植于宗教信仰，根植于對神的敬畏，對因果規律的敬畏。神是無所不在的，因果規律也是遍一切處的。有了這樣的認知，持戒就是自覺行爲，絕不會心存僥幸。宗教信條就像一個無形的警察，隨時都在我們心中站崗，監督着我們的起心動念

和言行舉止。

佛教的因果觀為三世論，即生命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我們現有的人生是過去生命的延續，死亡祇是這期色身的衰敗，並不意味着生命的終結。唯物論者則是一世論、斷滅論，認為生命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。這種“人死如燈滅”的觀點，很容易使人無所畏懼。既然生命祇是那麼短短幾十年，流芳千古與遺臭萬年又有什麼區別？當然，對社會來說意義是不同的，流芳千古的是造福人類者，遺臭萬年的是危害他人者。但這種不同對個體生命却没有意義，所以斷滅論會使人們變得非常功利，並導致享樂主義和自私自利的泛濫。假如沒有神祇或因果觀念的約束，祇要權力大到可以不受法律制裁，或狂妄地蔑視法律，必然會為所欲為。

所以說，宗教信仰是維護社會安定的基本力量。在當今這個全球一體化的社會，我們需要尋找一種可行的全球道德規範。有些傳統宗教排他性較強，或與現實人生距離較大，而佛教既立足

于現實人生且具有包容性。更使人容易接受的是，佛教認為自利與利他是統一的。凡夫難免有我執，所以做每件事都會有利益考量。如果像儒家那樣將義與利對立起來，很難使人堅守這一道德信條。建國幾十年來，一直在提倡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”，這正是佛教提倡的菩薩道精神。但如果意識不到“為人民服務”的意義所在，這種服務能持之以恆嗎？事實上，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這一點。

相比之下，佛教道德的可行性更強，因為它是結合利益對道德行為進行界定。衡量一種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規範，就要看它是否對自他雙方真正有益。同時，它不僅能使我們獲得眼前利益，更能使我們獲得長遠利益。在很多人的感覺中，利益他人似乎要以犧牲個人利益為前提。但佛教認為，凡是有利于別人的行為，必然有利于自己。當然，可能暫時需要付出一些，但這一善行會給未來生命帶來百千倍的回報。就像播下一粒種子，

會結出累累碩果。結果可能在今生，也可能在來

生或更久。因緣成熟時一定會得到回報，正所謂功不唐捐。

或許有人會對此產生懷疑：萬一善有善報祇是空洞的安慰，是永不兌現的許諾？對於凡夫來說，總是希望馬上見到結果才肯確信。其實，結果并不都需要等那麼久。善行能使我們內心善的種子得到滋養，所以在付出的當下，就會使心靈受益。這正是佛教對因果報應更重要的詮釋。

其實，我們在行善時不必關注外在結果，那祇是行善的副產品。真正的利益，是在於完善人格和提升生命素質，而這一結果與行善是同步的，是當下就能感受到的。我們做什麼，心靈就會有什麼改變；做多少，就會改變多少。

【五、人生的幸福】

生命是習慣的積累。每個人來到世界時，生命起點都不相同，性格品行也大相徑庭。俗話說，“三歲看一生”。在一個沒有生活歷練的孩子身上就存在種種不同表現，或慈悲，或殘忍，或愚笨，

或聰明，或貪婪，或淡泊……不一而足。原因何在？正因為今生是過去生命的延續，還帶着以往的種種習性。以貪為例，貪一次并不可怕，如果繼續不斷地貪，每貪一次，生命中貪的力量就會得到張揚，貪的種子就會得到滋養，久而久之，貪就會成爲人性中最強大的力量，使其成爲地道的貪性人。反過來說，一個有愛心的人，看到世間苦難就會產生悲心，如此不斷長養生命中慈悲的種子，當慈悲發展爲人性中最強大的力量時，就會將我們帶入不斷增上的良性循環中。

人性包括各種不同因素。佛法認爲，衆生與衆生是平等的，衆生與佛陀也是平等的。爲什麼現實中的我們會表現出那麼大的差異？而和佛陀相比，更有着難以逾越的天壤之別？正是因爲在生命延續過程中，張揚了不同的層面。當一種力量具有壓倒一切的優勢時，其他力量便會相應萎縮。在我們的生命中，善惡雙方一直在不斷爭鬥，不斷發展自身勢力。而我們自己就是提供給養的人，我們究竟希望哪一方獲勝？

幸福的根本是什麼？就在于良好的心態。因爲外在的一切都會變化，家庭會解體，財富會失去。尤其是今天這個全球化的世界，影響命運發展的因素已經越來越多，包括有形或無形的，直接或間接的。

過去，很多人一輩子生活在小山村或小城市中，信息非常閉塞，甚至鄰村發生些什麼都不知道。而在今天這個時代，一場 911 事件，却對整個世界構成了巨大影響。因爲世界已是聯系非常緊密的整體，我們不知何時會被什麼意外幹擾自己的生活。可能走在路上突然被車撞倒，可能不慎感染了致命疾病。當生活變得越來越豐富之後，潛在的意外也越來越多。

我覺得，未來能否獲得幸福，關鍵取決于心理素質。面對世間的風雲變化，始終保持坦然淡定、寵辱不驚的心態。如果具備這一點，走到哪裏都能立于不敗之地。在東南亞金融風波中，不少人因爲這一挫折精神失常甚至自尋短見，但也有不少人安然度過這一劫難。爲什麼在同樣的社

會變故中，人們受到的傷害完全不同呢？就在于能否正確看待財富，在于對財富的執著程度。環境對人構成的傷害，和我們在乎的程度是成正比的。在乎，就是佛教所說的執著。對感情特別執著的人，失戀就是傷害他的利刃；對事業特別執著的人，事業失敗就是摧毀他的滅頂之災。如果把這些得失看得淡些，不論結果如何，都不會構成多少傷害。

其實，幸福生活可以很簡單，未必一定要多麼富有。不少人富得沒時間享受，那種富有祇是給別人看的。是不是在別人羨慕的目光中就能得到幸福？如果大家覺得這個人很幸福，而他自己却覺得痛苦，那麼他是幸福還是痛苦？如果大家都覺得這個人很富有，而他自己還感覺很貧窮，那麼他是富有還是貧窮？人們常常將物質作為幸福的保障，實際上，幸福祇是個人的感覺，因為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心態中。有些人生活清貧，却怡然自得；有些人錦衣玉食，却煩惱重重。百萬就能幸福嗎？千萬就能幸福嗎？誰也不能為此劃

定一個標準。可見，幸福是無法具體量化的。

幸福生活是健康的。如果爲了賺錢把自己變成一個工具，這種生活健康嗎？有些少數民族地區經濟雖不發達，但人們都很快樂，勞動時也在引吭高歌。相比之下，他們顯然比我們更懂得享受生活。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化，基本是全盤西化，結果使世界變得千篇一律。每一個現代化城市，都是高樓大廈、鋼筋水泥和各種噪音，人爲地將人與大自然隔絕開來。在這樣浮躁的環境中，人很容易變得急功近利。

【六、“空”的智慧】

佛教所說的“空”，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智慧。常人理解的空是什麼都沒有，其實并非如此。“空”，是對存在的智慧詮釋。《心經》是最短的一部佛教經典，祇有二百六十多字，但內涵極爲深厚。其中，被人引用最多的是“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這一公式。色代表物質的存在，我們不能離開存在的現象認識

空。換言之，存在的當下就是空。

我們對空的理解，還要和因果結合起來。佛教對人生的解釋，可歸納為“因緣因果”四個字。也就是說，世間一切存在和敗壞都是因緣決定的，所謂“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”。“諸法”代表存在的一切，它們是因緣（條件）決定的。其中，“因”是主要條件，“緣”是次要條件。除了這些條件的和合，我們找不到真實不變的存在。比如眼前這張桌子，“桌子”是個假名，是為交流需要而約定俗成的一個概念。除了這個假名，桌子本身祇是一堆材料的組合，是木板、鐵釘、油漆、人工等眾多條件和合後形成的。離開這些條件，哪有什麼桌子？可見，桌子不過是因緣假相。其中每一種條件，又由眾多條件構成，比如木頭由各種元素組成，等等。

佛教所說的空是緣起性空，否定有獨存、不變的事物存在。一切都是條件決定，而不是自己決定的。桌子沒有自己，我們也沒有自己。依此類推，世上萬事萬物莫不是因緣和合的假相，也

就是佛教所說的“假有”。所謂“假”，是要我們遠離有和空二邊：桌子雖非固定不變的有，但假相宛然。如果認為完全沒有，那是斷滅見；如果認為固定不變，又落入常見。而佛教對世界是中道的認識，是遠離斷、常二邊的真實認識。

佛陀在《金剛經》中告訴我們一個認識世界的公式：“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”同樣的道理，所謂桌子，即非桌子，是名桌子。桌子是因緣的假相，並無固定不變的實質，後由我們為其安立桌子的名稱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說，任何事物的存在既是有，也是空。要空掉的是我們賦予它的諸多內涵，比如這個桌子好看不好看，有價值沒價值。這些評判都是我們賦予它的，在不同人看來，價值會有很大區別。至于是否好看或喜歡，則和人的好惡、情緒有關。我們將自己的情緒投射到對象中，然後執著它。佛教所說的“空”，正是幫助我們透視事物的真相，透視因緣的假相。

從佛法修行上說，“空”主要是破除我執。

人最大的特點是處處以自我為中心。佛教認為，一切煩惱和罪惡皆源于對自我的執著。如果一個人總想着個人得失，必定活得特別痛苦。我們還可以觀察到，如果一個人處處為大家着想，很少考慮自己，一定過得很開心，很安然。

世界是無限的，宇宙是無限的。那麼，人究竟有沒有能力認識世界和宇宙呢？佛法認為，我們的心也是無限的，若能開發心性中的無限層面，自然可以認識無限。但強烈的我執，却使我們的心從無限變成有限，甚至極為有限的一點點。從唯識學的角度說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世界，都是活在屬於自己的世界中。有些人的世界很狹窄，有些人的世界很開闊。我們看到的世界有多大，就取決于自己的心。有些人一心撲在某人身上，那個人就是他的世界；有些人一心撲在家庭，那個家就是他的世界；有些人一心撲在事業，那個事業就是他的世界。

佛教關於“空”的認識，就在于幫助我們打破我執，使有限回歸無限。因為我執，使世人充

滿無盡的煩惱和痛苦，一旦打破我執，生命就會回歸原初的自然狀態，成爲一個自在的人。

佛陀告訴我們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。成佛，就是開發生命本具的無量智慧、無量光明、無量功德。我們的心本和太虛一樣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。現在却局限于由我執構建的狹隘世界中。學佛，就是要粉碎我執建立的城堡，將生命寶藏開發出來。整個佛法修行，就是破除我執的過程。禪宗所說的開悟，正是打開生命寶藏的鑰匙。

【七、結 說】

在座同學們會有許多知識，如歷史知識、文學知識、哲學知識等。所有知識中最根本的，是做人的知識，認識自我的知識。知識有如大海，任何人都不能擁有全部，缺乏其中某一種，對生活並不會構成太大影響。但我們不能不做人，不能缺乏做人的知識。因爲做人不可以請假，也不可以退休。認識生命，才是人生幸福的根本。

懂得如何做人，才是任何人必不可少的知識。西方哲學將“認識你自己”作為重要內容，如果不了解自己，祇懂得向外追求，祇懂得賺錢、做學問，根本不可能獲得幸福。

現代教育重視實際技能和知識掌握，却對做人的知識重視不夠。結果使很多人面對人生困惑時手足無措，乃至病急亂投醫。法輪功的信徒中，博士、碩士比比皆是。所以得到一個高學歷，並不意味着我們已經認識人生。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，要把今生幾十年過好也不容易，何況生命還有無盡的未來。

現代人太缺乏正確的人生觀念，這是需要加強的。尤其是學文科的同學，更應該了解傳統文化，了解佛教。有了正確的人生觀念，才會有良好的心態，才能有美好的明天。

2020.10 修訂版